



● 作者/Brian Dunn ● 譯者/章昌文 ● 審者/丁勇仁

# 巨型城鎮戰戰場環境與整備

Bright Lights, Big Costs: Be Wary of Megacity Warfare

取材/2023年7月美國陸軍月刊(*ARMY*, July/2023)

近期戰爭顯示，潛在戰區中巨型城市日益增多，建立對於巨型城市的城鎮作戰能力刻不容緩，但目標如何取捨，以避免阻礙戰役目標達成，則有太多考量因素橫互其中，本文分析殊值參考。



2023年11月14日，以色列國防軍裝甲車前進加薩市夏提，支援以軍對抗哈瑪斯集團(Hamas)武裝分子。(Source: 達志/Reuters)

美陸軍瞭解在城鎮不斷增加的環境中，執行作戰任務並取得勝利的必要性，2022年，俄羅斯孤立烏克蘭守軍以奪取馬立波(Mariupol)的戰鬥，闡明了城鎮作戰的殘酷與艱難。其他城市則成了抵抗的主力。2022年8月17日，《經濟學人》(*The Economist*)的線上文章指出，「無論他們是否喜歡，現代軍隊日益被迫」要在城市中戰鬥。

潛在戰區中，擋在軍隊試圖推進路上的雜亂擴展、人口眾多的巨型城市越來越多。但是2022年2月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戰事中，凸顯了在城鎮地形戰鬥，對軍力與時間——以及對該城市本身——所加諸之成本。美陸軍固然須建立其在巨型城市戰鬥的

能力，但不能單純因為具備能力，就急切地展開城市攻擊。

## 覺知提升

2020年《聯合部隊季刊》(*Joint Force Quarterly*)一篇題為〈失敗的巨型城市與聯合部隊〉(*Failed Megacities and the Joint Force*，暫譯)的文章中，美陸軍備役上校梅策爾(Matthew Metzel)與該篇文章的共同作者指出巨型城市作戰問題日益重要。他們談到人口破千萬城市的新奇與成長，並引述美陸軍及陸戰隊高層對研究該問題的興趣。

前揭文章中，時任美陸軍參謀長的密利(Mark Milley)上將評論道，聯合部隊並未充分完成於巨型城市執行作戰活動之整備，該論點驗證了2017年蘭德公司(Rand Corp.)由葛提(Gian Gentile)及其共同作者所完成一篇題為〈再思美國陸軍的城鎮戰特性：過去會如何影響現在及未來〉(*Reimagining the Character of Urban Operation for the U.S. Army: How the Past Can Inform the Present and Future*，暫譯)的研究結論，該研究指出「美陸軍並未完成於城鎮戰鬥中作戰之整備」，並補充說，「部分係因城鎮戰鬥棘手並具毀滅性，且被視為是應避免

之事」。

儘管面對著密集巨型城市的作戰需求，美陸軍仍有充分理由規避城鎮戰鬥。2018年1月，美國陸軍學會地面戰學院(Association of the U.S. Army Institute of Land Warfare)題為〈地面戰的重要性：重現這類的戰爭〉(*The Importance of Land Warfare: This Kind of War Redux*，暫譯)論文中，作者退役上校強森(David Johnson)將前述理由做了妥適總結：「密集的城鎮區域可供對手躲藏、移動時無法觀測，以及其取得之陣地占有優勢。密集的城鎮區遲滯地面作戰，且經常需要逐棟肅清建築物，此舉將使友軍地面部隊涉險。」軍事準則自然設法孤立或繞越城市，這並不令人意外。

1998年《專業人士與大眾的軍事地理》(*Military Geography for Professionals and the Public*，暫譯)一書作者柯林斯(John Collins)於書中提出警示，為某座城市而戰就是決定摧毀它。如同2018年7月美國陸軍地面戰研究院論文〈圍城戰的重現：現代地面戰的趨勢評估〉(*The Reemergence of the Siege: An Assessment of Trends in Modern Land Warfare*，暫譯)的作者福克斯(Amos Fox)少校在文中提醒，美陸軍不應急著進入一座獲勝代價可能難以承受的城市。如果該城市在戰鬥中遭到摧毀，尤其如果敵人採取資訊戰究責美軍，這代價將包括美國的聲望，使敵能夠阻礙我軍戰役目標的達成。



2022年3月，位於烏克蘭馬立波(Mariupol)的建築物遭俄軍砲擊毀損。(Source: WIKIPEDIA)



美陸軍第173空降旅級戰鬥部隊第54旅工兵營傘兵於保加利亞新瑟洛訓練區(Novo Selo Training Area)接受訓練。

(Source: US Army/Nicholas Goodman)

## 規模構成問題

當計畫或執行一場戰役時，很難對巨型城市視若無睹，柯林斯解釋說，巨型城市的宏大規模可以像堵「牆」，使軍隊沒有機動的開放空間，幾乎不可能早期預警或是繞越。

2017年12月，美陸軍與陸戰隊聯合頒布的《陸軍第3-06號技術書刊：城鎮戰》(Army Techniques Publication 3-06: Urban Operations)，將城市描述成由複雜城鎮地形，以及大量且密集的平民人口與支援基礎設施所構成的戰場，該地形擴展了「就空域及地面而言的作戰區域縱深、寬度與高度」，還有超表面、次表面及海上空間。該書刊寫到，這增加的數量及密度，「造成城鎮戰時間、人力及物資上的資源緊張」。

巨型城市其中包括出現在較小城市中的較狹隘地形，關鍵的交通、工業、政府、居住、教育、休閒及歷史或文化/宗教建築物，將會形塑目標及戰術。城鎮環境不僅是水平拓展，還需要在三度空

間作戰(建築物的內部、上方、穿越、下方)，大小不一的多類型結構，為防禦部隊提供了充足的潛在堅強據點。

## 複雜地形

危險及代價並非意味著美陸軍應拒絕在巨型城市作戰，這些不利條件意指陸軍作戰只考量推動戰役目標而進入城市的任務。陸軍必須瞭解複雜的天然及人文地形，以確保鞏固巨型城市的內部及周遭地區，而避免非必要無止盡的及代價高昂的巨型城市戰役，這是巨型城市覺知必要的關鍵組成部分。

柯林斯寫道，美軍在巨型城市複雜環境中作戰的累積效應，若遭裝備精良與/或意志堅定的守軍利用，將會「削弱科技優勢、嚴重侷限車輛機動、使戰術通信變得不可靠、情報蒐集複雜化、並對軍隊造成大規模傷害」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柯林斯寫道，一場城鎮戰「會擾亂部隊團結、管制複

雜化、攻擊動量鈍化，以及導致兩軍傷亡激增」。

2022年冬季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戰事，特色就是控制烏克蘭城市的戰鬥所暴露出的城鎮戰鬥困境與後果。俄軍未曾包圍城市以孤立守軍，並使之逐漸消亡。隨著戰爭的進展，烏克蘭的城市赫松(Kherson)、哈爾科夫(Kharkiv)、基輔(Kyiv)、馬立波(Mariupol)、北頓內次克(Sievierodonetsk)及巴赫姆特(Bakhmut)，全部都成了關注焦點。

在守軍能編組完成前，俄軍雖占領赫松——在目前戰爭中唯一遭占領的省級首府——但俄軍稍後未戰即棄守赫松。哈爾科夫雖位處俄烏邊界的邊陲位置，但其守軍擊退俄軍的攻擊與持續的轟炸。基輔因其面積過大、可藉地形及充分的防禦提供極佳防護，進而使俄軍之包圍或突擊作為失效。馬立波雖然受到孤立，但俄軍把軍力與時間都耗在找出守軍。烏克蘭在北頓內次克的防禦，造成俄羅斯耗費數月的時間、軍力、物資及彈藥來驅逐守軍。而烏克蘭在小城巴赫姆特的長期防禦，抵擋了俄軍反覆的正面突擊，迫使俄羅斯承受不成比例的傷亡，並耗費寶貴的時間攻占該城，確保該「勝利」得不償失。

## 攻擊發起前的思考

根據2021年3月紐約西點軍校現代戰爭研究所線上論文〈機動作戰：「有關我的死訊都被過度誇大了」〉(Maneuver Warfare: 'Reports of My Death Have Been Greatly Exaggerated.')，暫譯)作者巴恩斯(Paul Barnes)在論文中指出，傳統戰爭中，城市——還不必是座巨型城市——適應性的紀錄表明，美陸軍必須努力攻擊敵人弱點，而不是

衝入敵人最強大所在的巨型城市。當伊拉克1980年入侵伊朗時，占領伊朗荷藍沙赫(Khorramshahr)的戰鬥，就表明攻擊者為了找出居於劣勢的守軍，將會承受的沉重代價。

當必須攻克巨型城市時，美軍未必就是執行限制空間戰鬥的部隊，例如，於2016年與2017年伊拉克的摩蘇爾(Mosul)，伊拉克部隊逐屋擊敗伊斯蘭國(Islamic State)集團恐怖分子，而美軍則支援伊拉克的先頭部隊。

美軍可編組友好的當地居民，補強或替代戰鬥中的作戰部隊，特別是在與遭占領或受保護居民的日常互動方面。

城鎮作戰的紀錄、包括近期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案例，應可清楚顯示，在傳統戰役中美陸軍不應急切穿越巨型城市發動攻擊。軍事計畫人員必須決定是否攻擊巨型城市；若然，攻占程度為何，方可達成作戰目標。

在美陸軍檢驗城鎮作戰手段之際，沃爾曼(Alec Wahlman)在其2020年9月現代戰爭研究所的線上論文〈當戰役遇上城市：城鎮戰鬥和戰爭的作戰階層〉(When the Campaign Meets the City: Urban Battles and the Operational Level of War，暫譯)中提出警示，「城鎮戰術各種挑戰的難處使人關注，但更須關注的應是城鎮戰術及戰役設計間之關聯性」。

沃爾曼繼續表示，「20多年前，備役少將史卡列斯(Robert Scales)提出同樣論點，當時史氏認為，美軍在完善城鎮作戰的戰術細節上，應傾向忽視『戰爭核心概念層面』。」



希臘城鎮地形訓練的軍事作戰期間，第101空降師(空中突擊)第2旅級戰鬥部隊的威爾森(Dylan Wilson)中士。(Source: US Army/Malcolm Cohens-Ashley)

## 正確戰鬥、高昂代價

美陸軍必須掌控準則、戰術、訓練及裝備，以在巨型城市地形的多領域戰鬥中勝出。但城鎮作戰的代價高昂，其中包括友軍傷亡、平民死傷、城市維持人口需求的基礎設施遭摧毀、武器與裝備損失、彈藥耗損，以

及關鍵的時間無法掌握。

若要將代價降至最低，僅須藉占領部分的巨型城市以達成戰役目標，美陸軍對其目標設定的掌控須有所節制，以避免執行任務時，不知不覺將官兵推入如絞肉機般密集的巨型城市。

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太平洋跳島戰略，並無計畫在前往日本本島途中奪下每座嚴密、頑強防禦的島嶼。所有成功但非關鍵之作戰，就像一塊不必要地戰略海綿，吸取美國軍力與資源，而無法將其用於部隊前推。

未來大規模的傳統機動作戰，應該同樣會將巨型城市視為潛在代價高昂的牽制，只須奪取該城市關鍵的鄰近地區，以及達成戰役目標所需的基礎設施。

不要被巨型城市的耀眼光華迷了眼，美陸軍必須在困難的城鎮地形選擇正確的戰鬥方式。

### 作者簡介

Brian Dunn是密西根州安娜堡市(Ann Arbor, Michigan)的自由撰稿人，曾任密西根州議會非黨派研究分析師，並於2010年退休，也曾在密西根州美陸軍國民兵服役六年；亦為線上期刊《尊嚴的咆哮》(The Dignified Rant)版主，撰寫有關國防及國家安全議題文章。

Copyright by the Association of the U.S. Army, all rights reserved. Not to be reproduced without permission of AUSA.